

轻如鸿毛的书

轻轻地

珍重地飘荡在

远山的沉默

和我们奔腾的喧嚣之间

……

遠山

熊
莺
著

In The Remote Mountains

远山

熊莺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 SK16N140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山/熊莺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6. 11

ISBN 978-7-5613-8722-1

I. ①远… II. ①熊…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1397号

远 山 YUANSHAN

熊 莺 著

选题策划 / 刘东风

责任编辑 / 郭永新

文字编辑 / 张 佩 尹海宏

封面设计 / 观止堂_未氓

出版发行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710062)

网 址 /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 中煤地西安地图制印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 14.5

插 页 / 2

字 数 / 135千

版 次 / 2016年11月第1版

印 次 /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13-8722-1

定 价 / 38.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85307864 85303629 传真: (029)85303879

这本书写给谁呢？我以为，熊莺是写给自己，写给她出发的那个世界。她欲把“远山”引入这个世界的总体意识，凭着这本书，她意识到远山的人们不是“他们”，而是“我们”，是我们身体上麻木的一部分，是我们在奔跑中遗落的一部分。

——著名文学批评家李敬泽

另一种“客观”

——《远山》序

田园将芜，远人不归。熊莺写了这一本《远山》。

在暮色降临的大地上，这本书轻如鸿毛。熊莺所写的那些人——那些留在山村里的孩子、那些无依的老人，他们大概不会读这本书，而人在远方的孩子的父母、老人的儿女，他们更不会读。

那么这本书写给谁？

如同一般的非虚构写作一样，这本书是一个行动，熊莺走过很多山村，与孩子和老人交谈，在此过程中，她知道她会写一本书。我相信，她不得不思考，在这个世界上，是否有什么事会因这次行动而改变，哪怕是一点点。熊莺的远行不是游山玩水，她的《远山》之“远”主要不是地理的，而是相对于某种总体性的意识结构而言。她的行动是一次实践，一本书并非实践的终点，它应该在阅读者的意识和生活中延伸。

正是这个问题，最难将息。

不久前，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间》。读的时候，常常感叹：那些人，可真能说啊。整本书由诉说构成，那些俄罗斯人，在经历了历史巨变之后，他们在录音机前，面对着一个采访者，说出了如此多的话，历史如此清晰地在个人经验中呈现，一切似乎都可以形诸

话语，滔滔不绝。

也许是，他们意识到他们参与了历史，他们的诉说和他们的愤怒、悲伤、迷惘都有一个对象，就是历史；历史以明确的时间线索提供了叙事，指引他们整理和组织经验，形成意识和话语。至少在诉说中，他们将自己历史化了，由此，个人生活变得有意义或无意义。

而《远山》中的那些孩子和老人，他们的话很少。如果熊莺把录音笔放在他们面前，现在，说吧！双方将会陷入难堪的沉默。

他们对着什么说呢？怎么说呢？关于乡村的变革，关于土地的流转，关于离散和远行，这一切当然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谁曾活过三千年呢？历史的和经济学的的话语并未充分地进入个人意识，中国的农民不善于自我表达，这并非由于知识水平和心智水平，而是，他们大多数时候是被说的，远方的话语在他们的经验之外运行。

所以，竟是无话可说。每一个坐在对面的人，都被围困在孤独的个人经验中。《远山》中最令人难以释怀的是那种沉默。我们看着熊莺在村庄中奔走，我们知道她希望和那些人深入交谈。但她不得不以自己的声音补充那广大的沉默，不得不在她所携带的社会历史景深中解说沉默。这就好比，一个摄影师拍摄人像，人是真的，背景也是真的，但图像中人对自身的背景并无意识。

在这里，存在两种时间，历史的时间和个人生活的时间。熊莺的表以历史时间为标记，她明确地知道，那些老人和孩子的命运属于一个规模巨大的历史进程，但问题是，老人、孩子或者他们远在他乡的亲人，并没有熊莺手上的那块表，他们不是按照那块表组织意识和话语的。这里的历史更像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历史，它不提供故事，它不被意识，它如同空气、水和土地，是沧海桑田，但也是日复一日，人

们在其中生老病死，如草木枯荣。

熊莺在两种时间之间，想必充满了挫折感。作为一个转述者，她面对特殊的难度，就像油与水不相融。这个城里人、这个去往远方的人，赋予行动和写作实践意义，显然认为自己应为某种改变尽微薄之力。于是，她无法像阿列克谢耶维奇那样自信，相信自己与对话者分享着共同的历史意识或历史感；也无法像另一个非虚构写作者梁鸿那样，把“改变”的向度悬置起来。她力图使两种分裂、隔绝的时间达成一种统一的意识，但她又是如此慎重，她并不确信自己能够改变什么；她的挫折感来自于她很像一个知识分子，但同时又对知识分子式的傲慢自信怀着警觉，所以最终，她在这本书中更像一个羞涩的、善良的、力图分寸得当的客人。

生活中的熊莺也正是这样的人。此身原是客，不做惊人语。在远山之间，这恰恰成为一种诚恳、有效的态度和方法。熊莺小心翼翼，对远山之事怀着敬慎，她讲出了关于真实、关于爱、关于困顿劳苦、关于失败和凋零、关于孤独离散的种种故事，讲这些事时，她深知，煽情是轻浮的，评判是轻率的，阐释是残酷粗暴的，她几乎是怀着歉疚在述说，一种对述说本身的歉意，一种来自自身世界的歉意。

回到那个最初的问题：这本书写给谁呢？我以为，熊莺是写给自己，写给她出发的那个世界。她欲把“远山”引入这个世界的总体意识，凭着这本书，她意识到远山的人们不是“他们”，而是“我们”，是我们身体上麻木的一部分，是我们在奔跑中遗落的一部分。尽管这件事其实已经通过媒体、通过公共讨论逐步设置在我们的意识之中，但熊莺几乎是出自本能、出自心性的羞涩和歉疚却作为具有内在性的实践为这一过程提示了新的向度：远山不是仅仅靠着移情、修辞乃至政策的认领就能够回归，在移动远山时，我们必须改变自己——我

们是客，此山为主。这里的人们自为主体，问题不仅在山向我来，更在于我向山去，而这需要另一种“客观”：熊莺笔下那种伦理的和美学的谦卑、自制、迟疑、羞涩。

轻如鸿毛的书，轻轻地、珍重地飘荡在远山的沉默和我们奔腾的喧嚣之间。

李敬泽

2016年10月5日上午

目录 / CONTENTS

古道 / 1

女孩 / 21

空村 / 41

辛夷花下 / 59

上学 / 75

小镇 / 109

虫儿飞 / 131

父亲 / 153

清秋 / 175

吾乡 / 193

谁在卜算生命的成型(后记) / 211

古
道

摩托车突兀地碾在这夜。夜漆黑如墨，浓墨洇染的夜，山无棱，天地屏息。四下里没有犬吠，甚至你不知，远处的梁上或者山腹人家，有没有一只黄狗正被惊动，竖耳向车声方向望过一望。

白日里走过这山路，我知道，我要回到的住处，过了一堆被毁的牌坊乱障、一方大磐石，越过激流中那些嶙峋的山石，河岸边，在一对长满青苔与荒草的“桅杆”旁，一家曾经的古驿站——如今只有两位老人栖居的一排老屋，其中的一间，便是。

有了水流声。“家”快到了。

有狗单调地叫。屋里的老人是不是也听见了我搭乘摩托车回家的声音。远远的夜空，一盏路灯从半空中亮起来。

老人踩着一河乱石过来接我。电筒的光，织出一匹雾茫茫又娇嫩的绸。

深谷里，山为帐幔，曾经人流如织的古驿道，秦巴山中，四川万源庙垭乡名扬村的龙王桥头，这里，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造访了，更别说，夜归人。

第一日，农历二十一

旧客栈

夜寒。“客房”不大，七十多年前的老屋，门闩已插不上。深谷里

当是无人，轻轻掩上也罢。

人在被子里，头上有风过。一条丝巾缓缓罩着。

这一夜，有鼠窸窣。隔一时，猪又猛地嚎起来。都不喧嚷了，门前的河水才亮出了它绕石戏卵的欢声来。

1942年，这老屋的主人，来接我过河的王新成诞生在这里时，没有人能说得清他的祖上已在这里居住了多少辈。“自从盘古开天地，我家可能就住这里了。自从有人烟起，这龙王潭的龙王河上可能就有桥了……”

新成老人所说的桥，一堆一堆化作乱石与桥墩就躺在门前我走过的那条河里。河二十余丈宽，最古老的一堆遗址，要算龙王潭边的那一纵。

桥墩一级一级隔在河中，当年的石桥或许并不宽，厚厚的石条就架在桥墩上。没有护栏。

其实这里原本无路，也无桥。这路，是为一个女人而开的。逢山开路，遇河架桥，天子的女人钟爱一口荔枝，于是便有了这路。从涪陵（今重庆境内）启程，经绥定（今四川达州），过今天的达州宣汉、万源（鹰背乡、庙垭乡）等地，入陕西镇巴。每二十里一驿，一千多公里地，翻巴山，越秦岭，直抵长安子午道，直达当年锦绣宫中。百马毙山中。“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是后来杜牧过华清宫时的怅惘。

后来的光阴里，这条荔枝道，成为川陕客商往来的要道。

新成这一辈人有记忆的是，下到绥定府，上到西安，当年都得从这路这桥过。行马的，背盐的，背棉花、桐油、布匹的，还有邮差、自上而下的官差，无一例外。

在更早时候的旧时光里，这村子里，后来及第的举人张玉恩当年

赶考，当然也走这路。

张氏三兄弟那年一同赴考。那日许是涨水，三人已涉水过去了。回首间，水湄旁，一女拎裙蹙眉。长兄玉恩遂又趑身过去背她过河。

那时节，礼教森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自有次序，男女授受不亲。之后在考场外，玉恩反复遭两位弟弟开心戏谑。

有看客那日一旁搭讪，如他能就此赋诗一首，你二人遂不得再取笑兄长，若何？

玉恩挥毫成诗：

二八佳人江阻流
书生权作渡人舟
暂将笔手挽花手
恰似龙头对凤头
三寸金莲离水面
十分春色惹人愁
轻轻放在临江岸
两下无言各自休

看客不露声色，只是颌首，然后遁去。后来知道此人正是微服私访的考官。一首诗中了举人，这条故径上一时吟诗成风，繁花朵朵。

.....

也是于明清的旧时光里，新成家的门前，一喜一忧还发生了两桩事。

新成的姑祖母跳了崖。

丽人初嫁，夫婿患病过世。后来，怎奈夫家的公公动了邪念。那

一日，初经雨露的女子从一旁的嘉裕寺里缓缓走出来，净过身，换上新衣，她从庙垭乡的豹子坎，纵身一跃。

故事随风传到了长安，皇帝特赐殉夫守节的民女，贞节牌坊一座。

三重门三层高的石雕牌坊上，乡人与往来过客远远便能看见牌坊匾额处的四个大字：“圣旨旌表”。

另一桩事的主人公是新成的高祖父。

不知是否生于深谷长于深谷，飞禽走兽皆可为猎物，新成的高祖父酷好箭术。那一日，绥定府来人在乡里设考点选武秀才。已近日落，人才未出。从山里下来的新成的高祖父，撇开人群探出头来向里张望，主考官让他前来一试，他应声上前。这一抬手，他成了这个乡有史以来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武秀才。

官府给武秀才立的桅杆，就竖在客栈前那临河的岸边。似佛塔又似华表的桅杆在那里一站，已是一二百个春秋。

第二日，农历二十二

新成

有时，新成也道不明，自己为啥不舍得搬家。

门前延伸出去一个院坝，高高筑起的堤坝那沿河的一面，柔柔的一弯新月围过来，天地间，仿佛一个舞台。

每个清晨，新成一早就出现在舞台上。

厨房里二十多只鸡，一早打鸣，新成一开门，鸡子噗噗地跃出房门外，向舞台奔去。老人舀一瓢米，撒出去，鸡子围上来，一会儿工夫，地上留下一撮一撮的粪。

独自于舞台上打扫鸡粪的新成，他的右侧，舞台之外，一对桅杆；河对岸左前方的山道上，山门一样的一道牌坊，巍峨矗立。河水于他的脚下，清冽冽地流。

儿时的新成一家，就住在我所客居的那一处老屋里。屋子自带夹层，上面可储物可住人。这一屋相邻三四米远处，有同样的另一处老屋。两处老屋之间，当年是高二丈多的一间堂屋。婚丧嫁娶，逢年过节，堂屋仿佛是一家人的“会所”。

那时，父母与再高一辈的老人都健在，每逢过年，高堂在上，新成和他的弟弟，穿着斜襟的半长棉袄，一双初染尘泥的新鞋，跪在堂屋的地上，一叩头，二叩头，三叩头。然后，堂上的长辈便给晚辈发红包。红纸对角四叠而成的小纸包里，五角钱，算是大喜钱了。拿着红包，他往门前的桅杆方向跑，他的亲弟弟跟出来，两兄弟围着两根桅杆，没头没脑欢喜地追跑。

一家人那时以开店为生种田种地为辅，他家的老屋里，一个家家都有的那种“火龙坑”，地窖似的三四尺见方的一塘火，隆冬里取暖、烧水、做饭都靠它。黑黑的一把壶悬在柴火上。新成记得，坑旁睡了一地“背老二”（背夫），渴了，这些穷苦脚力自行取壶倒水。饿了，脚力们自己囊中带着米，新成家做过饭了，他们就借主人家的灶具行个方便。所谓消费，吃茶，住店，玩耍，吃饭，几分钱，一毛钱，一宿或一餐，店家都在收。

若是夏天，他家的门前，以及门前的院坝，连接院坝的六七尺宽的石桥上，都躺满人。新成还记得那一次，桥上一个背老二梦里翻身，一下子翻到桥下了。

待到那一天，新成的小儿子在桥上戏耍，从桥上翻下河时，新成已是两子三女，五个小孩的父亲。小儿子摔得昏迷过去，人事不省，

他和孩子娘抱起孩子往村卫生所跑。孩子头上缝了六七针，两个大人哭作一团。

这一舞台上，除了家族戏，一段段历史的折子戏，也在此更替。

1958年，响应国家号召，生产队里建了公共食堂，所有人家的锅碗瓢勺，但凡铁器全得交公。他的家庭与这个乡村所有家庭一样，他们从自己的祖屋迁出，迁徙到山那边队里统一的公社住处。社员统一劳作，统一食宿。每一个劳动力的工作量，以“工分”量化，每餐饭，以家为单位，去食堂按规定份额打回一盆来，再分餐。

菜与饭都在那一盆薄粥薄汤里。

1961年，“公社食堂”无以为继，社员们可以再次回自己的家园时，新成一家人，也回到自己的祖屋。他的家，那时已成了生产队的养牛场。推开房门，家已不成家。

就在那一年，二十一岁回乡的中学毕业生新成，做了队里的会计。在他家的门前，舞台上，新成看见，舞台边，一个男子饿死了。不久，桥头上又一个路人饿死了。后来，他的姑老表写信想来他家度日子，结果姑老表行到半路已快到新成家时，也饿死了。新成的父亲买来四块楼板，葬人时，新成看见他年轻的姑老表的一双脚，直直地伸在楼板外……

新成的母亲不相信天要绝人，他家开始垦荒，向屋前屋后的深山里悄悄讨生活，一家人，总算度了过来。

命运再一次向这个家庭挑战时，是“文革”。为何让新成做村革委会主任，他至今不明白。他唯一能做的是，不辱没祖上。

凡是从上面押下来被批斗的人，说话慢吞吞的他总是首先申请，能不能放到我们队去“斗”？那人被他领回家，一住半年。每日由父亲陪着上山散心。